海營檢案謄錄 二

# 海營檢案謄錄

平山嚴召史 實因時氣死 被告李善一

初查官金郊察訪金玉来跋辭內夫按獄之法檢驗爲最詞
證爲次而此獄段屍首已埋形症未驗詞證闕備供招莫憑
起疑於無疑之處撫實於沒實之地是乎所凡遭未檢之獄
實多無稽之歎而參互證供查得端緒一毫不差十分無疑
然後死無憾生無橫罹乙仍于屢回盤問費思決折是如乎
今此死女年老酒婆爲其酒債之所捧往彼李家之門前時
適打塲稷包八斗價錢不報索穀不施言去言来曰是曰非
固其勢也於是乎乃發憤心欲奪穀包是如可爲手所擠隨
以自沛以言開諭聞輒自起仍還家寢食如前可知其無恙
而六七日行步如常四五里往来自若七日後得病二旬餘致

死各人供招一辭同歸分叱徐良屍親崔千萬招內其母之將死也乃以我死我命勿告他人之意遺托在耳而恐或有後言不得已發告者非欲復讎意在防口是如是乎乙遣切憐金樂賢招內因其死女之請來往見病祟之症勢紅色滿眼氣息奄奄之中向言於其矣身曰得此難醫之病終未發汗則必死乃已我死之後千萬雖欲執言於善一幸須雇主極力挽留使我瞑目於地下之意丁寧遺托是如是乎旀且千萬繼痛跨朔今纔動作死女之形症雖未目驗生子之傳來若是分明嚴女之時氣致死無容更議是乎旀李善一段既是班名稍有知覺而所負酒債緣何不報唯音不擇有何足怨初焉言罵末乃手擠其心無狀其行有華縱有不順之言盡念善諭之道死雖不由於手犯既有屍親之指告被告之目在渠難

免而先事逃躲未得盤問苟究其跡極庸痛歎多發譏校四
散詗捕爲手孫崔千萬崔召史等段俱是死女之子女也并
錄屍親而千萬始告以行檢〻終請爲免檢所爲可痛不可
無警是手矣年幼沒覺不足深責是手孫全樂貿段既
是千萬之雇主也雖不參言詰之場往見其死女之病而居
在比隣故以切隣錄上執綱全明五段未參當場事無所知
故以色掌錄上爲手孫獄情到此更無疑貳似不必覆查而
人命至重獄體莫嚴恐不敢擅便覆查一款以待　處分爲
手孫諸罪人并姑保囚而因其屍親之稽到自致擧行之遲
滯伏不勝悚惶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查案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屍體已埋證莫憑於檢驗犯者
在逃跡反涉於疑惑其在重獄之義至有　行查之擧而一案

纔閱屍言可折是如乎尋常債之背償不過虛婆之例習外
手毅之搶奪轉激隣班之彪憤當場被擠既著犯手之跡毫
限致死亦有可據之文則嚴女之死善一之犯其將無辭於其
間乎雖然不檢之獄詞證主之而樂賢公心也而但曰相詰
千萬至情也而亦曰手擠則詰之擠之外都無他重傷毒祟
推可知矣詰之本非可死擠之容或可議而擠之而旋起之之
而又詰繼之以四五里來往六七日如常則其擠之不猛其身
之無恙亦可知矣寧可曰嚴女之命絕於善一之手乎萬萬無
是理矣夫何身熱頭疼之病乃至廢食委席之境果是染疾
若主之納供的確勿為執言儕人之參聽丁寧以至於徑埋
其屍請免其檢者有一毫疑似之端為其子若女者豈容如
是因既有歸查不必覆是遣李善一段酒債之不報渠當自

反穀包之代償胡至相鬩遂使長逝之恨適在推擠之後竟
連雀角之變不無烏梨之嫌而暗自知機敢作漏網者尤極
兇譎夕發校卒期於捉囚報來爲旀崔千萬段初焉出埋
久後發狀又丐免檢前後倒錯習固可痛是矣蒙騃村童不
足深誅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向事　癸未正月二十七日

載寧崔奎明 實因被勒死 正犯鄭萬孫

初檢官松禾縣監李鳳鉉跋辭內上項致死男人崔奎明屍體
依例檢驗後還置舊房灰印封標逢授面任使之守直爲乎
旀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郞上
一件粘付上　使爲在果此獄段迺母迺兄已乞免檢看證
干連僉曰自裁然凡獄之爲情觸冐至毒然後必被殺激動
憤恚然後必自殺而語其死則何其容易究其實則不近事

理李根培之逬辭既失明證廉召史之吞吐未必肯綮雖然集
衆招則猶堪折衷想其像焉推可忖度是如乎迺婦之去就
失宜已積滿腔之憤怨遇郎而言辭不恭復激素悍之酒狂
悲哉偏狹之性不禁氣血之肆遂締一條之麁皮以其時則三
更燭滅遽斷七尺之人命顧其情焉萬事雲空遂使行路之
人不覺鼻酸而腸斷也惘然嗟惜曷慰已斷之孤魂哉第其
檢驗一款事關幽明積在明允故露屍於通明多試法物下
上按摩驗其痕症是乎則喉上耳後明有締結之痕而眼合
手握牙關齒露大拇指之甲下舌抵齒之形像俱合法文是乎
所謹按無冤錄自縊死條曰活套死套縊者脚到地并跪地
俱可死也今此崔奎明段懸在矮樑故半跪是乎遣檢驗與
諸招并皆吻合乙仍于實因段以自縊致死開錄爲乎旀廉召

史段其矣口招中醉輒結項之說未必盡信而亦豈無叅互是乎旀鬪輒自刺之說倘驗於檢帳中乂字刀痕歟私奸饒畐捧錢歸鄉之說亦豈可信而李根培等所謂壬八債之說無難語及於夆明者抑或窺其志歟推像夆明之醉狂鬪悍則可知其不堪困苦然一與之許豈其遽然背夫是旀苟無二心於私奸豈可犯觸於醉狂武夫之踵武寔緣於婦夫之殞命寔緣於婦苟究其源婦將陷於何等地乎當以被告做照開錄是乎乃凡被告之義被其告之謂也既無屍親發狀之告故以干連懸錄是乎旀鄭萬孫段錯認有夫之女妄生室家之計縱有可原之發明然至登檢庭之招而庶女之情緣誰而淫蕩庶女之志緣誰而歧二哉并與洪明守等置諸詞連是乎乃不可與諸詞連一槩混論是乎遣李根培夫妻段

變出渠家之後慌忙逃躲無以捉得取招是乎旀屍親崔昌
順段蒙騃沒覺不足應問故止於單招崔奎元段慟徹孔懷
宜圖窮查而傳音之擧雖無責屍之跡免檢之請焉遑暗昧
之過屍身母崔召史段聞訃趍哭仍即言旋固當更捉是乎
矣眼盲衰耗無足盤問故不得推捉是乎旀餘外諸人段置
別無可問故或單招或再招而止是乎遣窮蔀愚氓怯於獄
事擧皆奔竄推問曠日之際自致牒報之遲滯其在擧行萬
二悚悶是乎旀此獄既係自縊致死而屍親既乞免檢分叱
除良庶可得情別無疑端是如乎覆檢一款恭俟　處分為
乎旀結項腰帶圖畫上　使而上項屍親以下諸罪人押付
本郡校卒或嚴囚或拘囚縣監自此還官緣由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覆檢官以鳳山郡

守差定跋甘向事　癸未正月十一日

覆檢官鳳山郡守趙秉老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崔奎明屍身依例覆檢後屍帳三件良中也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大凡殺死之獄非敢曰不重而綱常之變關係重大故不為行檢別加查覈法例即然是乎矣如非其檢則形症莫辨而隨症參拒必有根由之可據捧招檢驗次第遵行然盡體訪之道是乎所同崔奎明屍身出置光明處翻轉洗滌對衆按檢是乎則沿身上下無一傷損喝起之處而頦下項後勒痕平過如圓環樣其色紫黑而至項頸左邊必有間斷微痕若存若無男在左女在右交挽之際緊慢不同右邊深左邊淺或其然是乎旀醉而睡着被人勒喉而弔起則似有勒弔兩痕是乎矣已死後弔

起套頭寬慢兩脚接地只有勒痕而無吊痕者明矣是乎旀
自縊之形如八字法文昭載而此則週圍一路交至項後非
自縊而被勒丁寧無疑兮叱除良口眼開手不拳等形症吻
合法文勒殺之狀犯者又服實因段以被勒致死懸錄是乎
旀噫彼鄭萬孫段以顚底下隷性素獰頑且愚過去之庶女行
奸同居其計則出於免縲其情則不勝悅豫厥夫夆明揮蹤来
覔欲與其妻而同歸則萬孫廉女暗地料〻男肆強暴之習女
做鬼奸之謀先以王八債發說紿紒又推日暮約其明日同歸
給錢一兩乃使根培盡日歡飲醉倒宿濃後頑漢姦女秘蹤
潛入外房時適暮夜無知乃以鮮擲之皮腰帶一遭結項男
女交執其端互相力挽即地結果又生凶詐假作自縊之狀
尤極駭痛鄭萬孫段以正犯錄上爲手旀庶女史段杢以淫

奔之女僂易其夫又與奎明邂逅相逢而當爐賣酒則行路之人無非渠之夫也未足以犯綱論之是矣築室居生已爲九朔之久矣亦豈不曰夫婦乎背夫又逃與彼萬孫通奸賊貫淫跡言之醜也而及夫奎明追到若其從夫同歸料彼悍毒之性難免籠中之魂以求生之計犯此彌天之大罪矣一箇賊物用諱指使辨此無前之變並窮凶至狡固難晷刻容貸而捧招之場辭色安閒欲吐不吐終不直告者渠亦自知必死故推諉抵賴欲掩直贓是乎乃今爲奸夫萬孫既已自服現捉之根境亦爲立證衆招歸一雖喙長三尺何辭發明然而獄變関倫而檢招成案則謀殺夫罪人非檢式之所載也正犯罪人亦非倫獄之可議也庶女罪名屢遭審愼果難遽塡故色目之外以罪人別爲録上是乎旀李根境段有夫之女率

来渠家使戚侄萬孫與之同宿又聽厥女之喉囑威脅奎明頭
觸其胥且厥女之謀非不凶毒而萬孫来議也反以善微之
意答之伊夜行兇之光景視若不知變出之後李婦旋逃由
前由後不無同謀之跡李根培段以干連錄上是乎旀屍親
崔奎元段其在同胞抹揮死由呈官報冤情理當然是去乙書
給傳音於洞中又呈免檢狀於本邑者不無賣屍之誹論以獄
體莫可全恕是乎旀李元根金成實吳永石等段勒死後弔
掛之狀俱為參看同力解下故并以看證錄上金連守洪明
守段當夜根培家變出事狀俱為參知故以詞連錄上鄭夫
興段奎明勒死之由奎元来問時備傳故亦以詞連錄上而
至若金連守即初檢時切隣名目也保放之日仍為逃避則
任掌輩欲充名目以他寔脚人謂以連守替待檢庭故逃避

之連乎還捉捧招則前後行跡合置詞連拔出切隣移置詞
連是乎乃渠與萬孫根培行悖阻擋使其夫不得率妻以歸
者習固駭惡是乎乙遣鎭風慝許　鏍段獄變出於鎭內則
無論自縊死被勒死執捉罪人具由報官是去乙不肯擧行
使干獄之根培無難逃逸又以葬需助給等事甘言屍親捧
侤音欲爲埋屍者所習亦爲駭然其在懲後幷不可無嚴言
是乎旀切隣鄭台吏段方在病劇不得捧招姜明先鄭必得
金多物安山石裴如明玄三石金萬成酒幕漢許哥及李根
培妻段出於諸招而俱是在逃未捉是乎旀應問各人中隨
其緊歇或捧單招或捧再招結項史腰帶圖畫上　使而鎭
屬愚頑打成一片緊干先爲逃躱獄情多有疑晦故逃躱之
根培廣探捉得多般嚴覈之際日子自爾遲滯是乎旀正犯

鄭萬孫具格牢囚該郡將廳罪人薦召史具格嚴囚該郡獄
干連李根培屍親崔奎元詞連金連守鎭風憲許 鑗等并
爲拘留長間餘外諸人一并保放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
牒報爲臥乎事
題旨內三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三檢官以延安府
使差定㖆甘向事

癸未二月初一日

三檢官延安府使閔吉鎬跋辭內夫聽獄之要壹係于檢驗
詞證而以檢以證如輪輻蓋軫皆有手車然後可以生死無
寃是如乎此獄段稽首起自九朔妻適蹤變擧遷至一夜夫
遲慾偷眼看來李證者之立幟銅唇難掩擧手挽去鄭犯漢
之納款鐵舌已長刑名莫最於殺人檢體尤愼於審克乙仍
于左右稱量屍身適處按摩先後憑覷法物如例洗罨是乎

則仰合沿身初無疑似之跡青黑下上只有髮變之色纍皆柔
軟無尾喝起是乎矣至若頷頦喉上一條勒痕色黑週圍以
至左右耳垂是乎乙遣左右兩頸又有勒痕而日久腐爛若
存若無及至項後而交匝且以手起論之死後手掛套頭覔
慢故兩脚接地初無手痕而今此屍首之一脚跪地一脚曲立
明是死後手掛之症分叱除良口眼開兩拳散等形症同不
脗合於法文所論故實因段以被勒致死懸錄爲乎旀噫彼
崔奎明段八年鰥居一女纔得身世則常歎浮梗家樣則每
患貧寠數語爭口是日常事一程迸逼胡不氣忿及夫追到
於李哥也爲因鄭李之幇鬪痛飮六錢之酒醉倒空房之㶳
解擲之帶豈料結果之物暫離之婦安知擇戈之器以當塲
健走之質有頃刻横折之冤始因求雎而來情固可慽終

歸囙歎之沒事亦堪悲是乎旀鄭萬孫段獰悍其性豪頑其
貌渠以鎮門退隷路上過女強捉歸家一宵劫奸擬以室家
之樂數日同處要作井臼之妻及夫本夫之來推也先使根培
而紿給以錢以酒百端圖箇竟至事不克諧則暗與廉女網
繆設機教唆根培勸飲奉明昏夜醉倒暗地八房執彼腰
帶結此崔項我援爾與左挽右引即地就死其詐則極兇極惡
其情則至慘至愕然而業鏡臺下神識自首指〻自報言〻輸
款不待證立而斷案已成故正犯段以鄭萬孫懸録而此獄
之禁黷禱抗悖毒矜惻可謂古今同歎是乎旀廉名吏段謠
弃其行人盡夫也九朔同居恩情有篤一口相詰野俗無怪是
去乙踰步迀路背夫逃去逢彼萬孫攜手歸來纏經一夜擬作
箕箒及見本夫之追到遽恐從夫而同歸犯此古今所無大罪

思之寒心言之汚頬而以渠狡惡之性寬嚴并施終不吐實尤極悍毒事関犯綱檢招成案則係在謀殺夫條而庶女之於奎明既非禮娉之夫罪名不載檢式故特以罪人懸録依律斷罪惟在　處分是乎旀李根培段聽言觀貌即一亂漢倩給廊房甘受庶女許以同宿聽着指揮散錢勸飮謀要醉倒使彼兇男奸女恣意行勒藉托名及視而不救而乃與萬孫互相唱和馴致殺變者其陰兇至慝言之痛恨以千連懸録是乎乃別般嚴勘在所不已是乎旀屍親崔奎元段其在孔懷之情其弟寃死鉤意掊覈摘璺報復而只以傷痕之無據請以歸葬書給免檢縱無藏屍之跡論以獄情不可無警是乎旀崔昌順段死者之子而年少蒙騃故一次發問李元根金成實吳永石金連守洪明守等段根培家變出之夜與萬孫

庶女同在一房鄭庶出入終始俱見吊掛之狀亦爲叅看并
力挽解者故并以看證懸錄爲乎旀鄭夫興段崔元之來問
也一從物議而荅之者故置之詞連切隣金興得執綱奇鐘
泳鎭風憲許　羅尊位金宗云傳訃人姜明先等段依例
發問而正犯屍親以下諸罪人随其緊歇或單招再招而止
根培妻段出於諸招而在逃不待故不得發問結項套頭即
死者史腰帶而現納檢庭故圖畫上使爲乎旀屍體段還
入舊房依初掩覆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爲乎旀屍帳三
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如例分上諸罪人段出付本郡校
卒而執中鄭夫興金興得奇鐘泳許　羅金宗云姜明先
等段散在本鎭各里而三經檢驗百里來往則窮蔀民情
殊極可悶分叱除良別無緊関故逢授本鎭頭民以待

處分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蓋自勒有似乎被勒假縊亦類
乎自縊然疑之際苟不能十分辨析生死之間恐致一毫差
謬而今此初檢曰喉上有縊痕至兩耳根又曰項頸有縊痕
是縊痕之交匝一遭也勒者之項痕交匝縊者之項頸不匝
法文自在理勢亦然則夫豈有縊死而痕匝者乎縊者之套
頭緊結則跪地亦可死矣套頭寬慢則懸空始可死矣而李
元根之招曰所繫之皮腰帶不待解紐自然而緩又曰懸空
與否矮屋低樑長不盈丈不須更言而其身之不懸其套之
不緊推可知矣亦豈有身不懸套不緊而致死者乎且天下
萬事不出常情之外凡人之自裁者或因困阨或被威逼不
得不拚命而損軀者世或有之而今也不然旣覔其在

逃之妻矣又約以明日同還矣雖有薄結之嫌必無可死之
端則有何切憤有何難耐遽然投繯於暮夜無知之中乎此常情之
外也似此疑眩之地必盡服念之義故至有覆檢以三檢而
於是乎奸情打破罪人斯得可以見天不可欺而神不可誣
矣噫同居九朔既重難求之情投肩孤村又何鵝奔之行
及其坐明之跟到蹤跡綻露則反與萬孫而綢繆腸肚相連
噫彼獰頑之漢暗生荷杖之計至使悍毒之女敢逞操戈之
習六錢酒之勸飲計在必醉一食頃之不入事極可惟于斯
時也夜已向闌人亦穿宿謂時可勝瞰人不知內然開戶蓦
然滅燈左坐右坐暗結在傍之帶爾挽我挽遽辦無前之變
乃以藉口之計假作守屍之擧由前而悖悪無倫由後而奸
譎甚渠亦人耳胡寧忍斯萬孫既已自服兩檢俱成斷案實

因之爲被勒萬孫之爲正犯無容更議屍體出給埋瘞爲旀
正犯旣有所歸則乭役廉女其將不置之重辟乎罪關悖倫
法有可據是如乎謹按　皇律有曰其妻妾因姦同謀殺死
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若奸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
知情絞設使廉女不同謀不知情萬孫旣殺奎明則決不免
處絞之律況旀謀殺則同之結項則同之交挽則同之予掛
則同之自始至終無往不同矣特曰同謀知情而止哉苟究
其罪固不可較輕較重於其間則姦夫姦婦之同犯極律也
明矣此而不並施誅殛刑章將何以快伸風敎亦何以扶植
覆三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斯速會推上項鄭萬孫廉女
并以三棱杖箇箇考察各嚴刑一次期於償命是矣擧行刑
吏及執杖使令姓名修成冊上使以爲憑處之地爲旀李根

培段借給廊房已見紹介之跡强勸酒盃莫掩和應之狀聞
其謀殺而恬不知怪見其行勒而又不相救情涉濟惡罪當
重勘亦嚴刑一次取招枷囚報來爲孫崔奎元段其在同胞
之義不無責屍之譏不可以屍親有所全恕亦嚴刑一次金
連守之行悖阻擋許 錄之捧侤掩置俱極可駭有關後弊
各嚴杖三十度兩案今旣歸一初檢疎忽之責在所難免該
刑吏亦嚴刑一次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之意初覆及地
方官良中并只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二月十三日

谷山李陽根實因被刺死 正犯崔召史

初檢官谷山兼任遂安郡守金在豊跋辭內究身自輸而獄
案決矣是如乎衆曹之三漢縛去宜其拳脚交加一女之五
目刺其又何悍毒至此先以檢見而辨打刺之緊歇且審供

招丙明偷盜之真偽然後乃可死生無憾乙仍于同屍身出
實乎焉如法檢驗是乎則右血盆骨被傷壹處此是諸曺處
被打時所損左眼胞錐刺壹處左眼睛錐刺壹處皆足爲致
命之傷是乎矣右眼睛當中有錐刺穿孔處壹處渾爲致命
毒氣蓄積向裏侵除良屍首之口開手握等形症脗合於法
文故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爲手旀大抵李陽根段賊政
所係卽人殺活之地也身爲捕校何不十分審愼而誤捉無
贓之王承勒捧亂打於人侮一未叵測一未愚迷逢彼衆曺
縛打驅去竟至左眼之被刺委倒纔經一旬遽送殘縷究其
裏許論其行色生當爲亮獰之漢死難免齷齪之鬼是乎旀
崔召史段渠則寡女每恨命途之崎嶮子是總角徒功家勢
之貧窶忽聞乃子之被惡名惡刑欲犢之情萬箭鑽心及見

捕校而辨一生一死騎虎之勢一錐在手驅往中路刺其五目此
無乃一不做二不休之心乎以若子母至倫至情報子之冤
錐功于中恣意行兇是法之外甭莫曰良民捕捉者之刺眼
被刺者緣此祟而死於旬日之上則刺之者烏得免當律況
行刺情節箇箇自服故崔台吏段以正犯錄上為手旀曹玉承
段依母喫貪年長未娶雖淺身勢之可矜其於嚳還之可奈
俄者觀市乾淨的人忽被竊盜陋罵之名紅縛吞縛青笞鷹
得想像光景生猶死焉幸被旋黨之救解僅得馱載而歸來則
縛打校輩之事以錐刺目之狀宜其未叅是矣屍親柳台吏
以玉承處報讎指名納告盜與不盜猶屬歇后獄之斷獄尤
極嚴重渠當論以被告而毋既在於重辟故不得如例塡目
只以罪人錄上為手旀金義澤段以無贓之言傳及於捕校

輩執捉玉承致此獄變者究厥所爲萬〻痛惋故以干連錄
上朴京化段縛打校輩時在傍叅見故賓之看證曺秉鉉
勸以告官處之曺基承具由言及族中故並賓詞連車召史
失物等說言於義澤裴召史被打之說傳及李家趙石敎擔
去陽根之時與之隨往故亦以並賓詞連爲孚孫西村面風憲
李連三檢前出他曺哥門長漢承及曺昌承曺秉奎等非但
出於供招伊日當場棍必護黨惹鬧而並以在逃未捉鄭汝敏
及朴章化子雖出供招而亦以出他未還曺完承段卽玉承之
弟而驅往捕校之際亦以同往固當發問而年未成丁又嫌證
母賓之勿問餘外諸人取其緊歇或捧單再招而並姑拘囚正
犯崔召史嚴囚府獄曺玉承金義澤各其分囚行究鐥子趂
未捨納不得圖畫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綀

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爲乎旀覆檢官以新溪縣
令請移擧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覆檢狀悉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二月十八日
覆檢官新溪縣令徐綺輔跋辭內大凡檢獄之難決皆由於實
因之不明正犯之未定而此獄段實因正犯俱爲分明是乎
矣檢驗克愼人命至重以言乎實因先察其受傷之要害以
言乎正犯則必取其逞毒之緊害可以得按驗有據生死無
憾矣蓋衆曹之縛打也拳踢交加何所顧惜一女之錐刺也
眼睛戳傷尤是殘忍是如乎同屍身出寘通明處洗以法物
如例按摩是乎則肉色之靑黑向腐皰皮之間〻脫落卽春
屍之例症而右血盆骨有傷處一處肉色紫黯堅硬長爲一
寸九分廣爲八分而此是諸曹輩縛打之傷是乎乙遣左眼

肐有錐刺處一處深爲二分左眼睛右邊有錐刺處一處深爲三分右眼睛當中有錐刺穿孔處一處以藁莖探入其孔深爲九分則此是崔女處被刺之傷也論其傷處受打可死也被刺亦可死也被傷旣係法文刺目亦有證據若捨其打而只取其刺則論其實因雖若偏重是乎矣當初禍胎從起於主承之陋名畢竟逞毒實由於崔女之毒手能不喩被刺之眼詳細看審則分寸深重毒氣蓄積縱無被打亦可致死

飮降良口開手握等形症脗合法文故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爲乎旀李陽根段身爲捕校戢盜一款卽渠伎倆而黨賊有時跳踉何不關譏而詗捉村氓雖淺黙昧冐以奎聽而掩取閭登徒而作伴出往自行鷙發之勢捉曺兒而掛索責拒備加鴟張之威於是乎衆曺聚合来到無詐抵搪一齊之敺打滾

下何辨緊歇一陽二陽脊背無非要害之地十里五里撑曳已
是幾殊之境春雪尚寒暴露經夜縱不加毒且難保生噫彼
玉承之毋乃以舐犢之心輒聞雁鴻之名愛子之橫厄憤不
顧身良民之誤捉謂有其律一手快雖兩眼亂刺舉措駭妄
行事兇毒然則陽根之死傷處之現外雖由於衆曺縛打
之多般毒氣之向裏實在於一女戳刺之渾中是白遣且衆
曺之縛打三校既此女之指送也一夜之刺害六目亦此女之
悖毒也犯手之曺既在迸散自首之崔焉追厥辜崔女之為
此獄正犯斷無他疑故正犯段以崔召史録上為手𢽳柳召
史段即死者李陽根之妻故以屍親録上金義澤段以虛誕
之事嗾囑捕校橫捉平民竟至殺越之變者究厥所為極涉
痛惋以干連録上而其在懲後之道亦不可無警是乎旀曺

玉承段當初禍祟專由於渠寔末乃逞毒寔由於其母則母
子之合寘重辟有據事體故以罪人録上爲乎旀朴京化段
衆曺作黨縛打捕校之狀衆旣在傍目覩者故以看證
録上是乎旀曺秉鉉曺基承趙右敎裴召史等段一
則告官處斷之意勸諭玉承者也一則持其洞報往呈兼
邑者也一則攜去陽根時與屍親同往者也一則李陽根被
打被刺之說傳及屍親者故並寘詞連爲乎旀西村面風
憲李連三段檢前出他故未得責供而曺哥門長漢承及曺
京贊曺丙善曺丙在曺丙吉曺元孫曺聖彦曺吉煥等段
作黨行悖縛打捕校者也曺吉承名不知曺藥局匠朱奉洛
等段崔女行刺時激忿助力者則合寘干犯依律重勘是乎
矣俱在逃躲尚不捕捉故期於詗捉之意嚴飭該府校卒爲

手孫金澤敏柳萬秀李仲右等段一是鄕長一是社監一
是洞長等色目故并以任掌責供池得龍曹士綱等段李
陽根致死處比隣居生故并以切隣錄上金正心金民守韓
守業任伯先段擔舁陽根者故并擔軍錄上為手孫頭
民金哲甫及車呂史等段矜檢以後偶得時令方在苦痛
故不得捧供曹完承段崔呂史之次子也雖出供招並在證
母之嫌不得責供曹昌承段既出金義澤之招則事當發
問取招而亦為在逃故不得捧招應問各人中從其緊歇
或捧單再招或捧三招而行兇錐子屍親初不拾納故不得
圖盡為手孫他字號屍帳三件良中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
一件粘付上　使為有在果正犯崔呂史具格牢囚于該府
獄金希澤曹基承亦為嚴囚曹秉鉉曹士綱并為

拘囚餘外諸人令當柬作之時拘囚可問故并保放以待
處分爲子孫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變出衆犯必當打刺之辨
別事關惡名要盡情法之究閱是如乎蓋被打者血盆也被
刺者眼睛也行打者曹謹也行刺者崔女也而血盆則部位稍
歇眼睛則孔穴深邃觀之曹哥輩之揮鞭致踢直不過以拳
以足則雖刺之於拳足其器仗之利毒傷痕之深重固不可同
日而語矣實因之爲被刺崔女之爲正犯無容更議屍體出
給埋瘞爲旀噫犯盜一事罪惡之所難洗也人鬼之所立判
也與其污名而偷生無寧甘心於決死即其血性也常性也
而至於誤捉良民乃俘死罪故誤捉者之當場拔睛俗諺亦
有之者良有以焉今此書玉承段昌承之捏謊

義澤之暗囑都是竊鈇之虛疑斷非盜璧之眞贓則明其
爲賊〻乃可服是去乙況彼李陽根輩以若設捉之事看作
可居之貨紅絲縛之靑笞而拷之備加鍛鍊勒捧供招遂使
無瑕之人枉被罔測之名聞之者爲之髮豎見之者爲之膽
掉而况於其族孥又况於其母孥於是乎腔血斗沸眼火電
閃性命是判生死奚恤縛曳之毆陽之又繼以錐刺之五目
俱瞎一漢乃殞究其跡則雖爲絶慘悉以情則亦有可議雖然
崔女刺則刺矣陽根死則死矣人命所關獄體莫嚴其在
執法之地亦不可遽然低昂兩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約
日會推上項正犯崔召史各別嚴刑一次期於得情爲旀全
義澤段敢以虛無之迹傳及悍猾之校有此橫罹剸致殺變
究厥所爲誠極痛惋亦嚴刑一次取招仍囚報來曺京賫貢等

之設黨行悖亦関後弊多般譏詗則於捉得嚴懲而餘外諸人一併
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爲旀覆檢案中金澤敏亞
犯丹張之初不踏印檢驗件墨抹四字之亦不改正擬以擧
行極爲踈忽該刑吏並別般嚴懲向事　癸未二月二十八日

平山申致悅 實因服毒死 被告池士實

初檢官金川郡守洪冕周跋辭内大凡殺越係是審克之政檢
案須要執定之確此獄段事固疑於不當究而究情猶眩於
不當檢而檢以犯以檢實因不能指的曰打曰縊讐人亦難
執定或以事理經緯之或以法文照勘之然後可乃究竟是
如乎同屍身出置光明處詳細洗摩是乎則屍身上下一
無可執之傷損則被打等語自歸誣罔口中穀道釵尖淪
黯唇捲面青口鼻内血沫之流出等形症脗合於法文照

毒條故實因段以服毒致死懸錄為子孫究其釁端源
頭稽胎孕於技債督報是急凌侮受於常賤陡憤
層激仍擲木枕士寶反受其打自裂冠網致烈已極使
酒噫彼池士實不顧班常之別只念錢兩之捧語益不遜習
於愚頑送其子而借牛於隣家收其物而欲移於他處然
則昏夜之此舉有怍聽聞于時炎者致烈反躬思之悔
何噬臍醉胖倒豎既多覩閱於池哥蓬頭出立無以爰
面於家嚴性本偏阨行且叵測以其父兄之招循不能
諱可想其子之處事不美其奔乃父之訓教末由自
顧其形又思所行則以渠中酒之心莫可自定乃以生而有
愧不如死之無叱暗取藥物於那邊是白加踰卽走松
下斷送一縷死固浪矣吁亦慽矣腰帶之繫於項又何故

也套旣甚緩以此致命非所可論端緊松根又非懸空
其於士賓受侮不必含憤旣深方其巢盡也忽生一計
寧其嫁禍於彼自作假套無乃致烈之當場眞境實際
徇不踰以此致疑屍親之招丁寧不必求諸於外萌伏
僉孽自起於池漢故池士賓段以被告懸疑爲乎旀
申松死者之兄申壽浩死者之父也故並置屍親是乎
乃殺越復讐何等審愼而初以被打發告後以服毒供
招無難變幻乃以不分明藥物漫漶彌縫至有眩亂
獄情之擧極涉慨歎是乎旀申士凡段叅看爭詰者故
置之着證是乎乃與致烈伊夕同爲出去則非但比隣情
好又有同宗敦誼何不思之率至其家任他置之蹣跚
於昏夜路中是加喻若其善爲護去入于其家則焉

有今日之變卦乎細究其跡亦係常情之外不可無懲是乎旀申允凡段死者之七寸侄而相爭之袘勸而歸家致死之後擔而移置遣者故並置遣着證池巖回段士寶之子而解其縊條牽來士凡渠自爲之張召史段士寶之妻而參聞爭詰殊見屍身者也蔡召史段與士凡之庶母相逢酬酢者也申盖西段士凡之父而同爲被縛詳聞爭端者也並置遣詞連趙七成段因申允凡之指使通奇於申松家故以傳訃人錄上李學汝金突石等段居在一洞故置之切隣頭民辛允西執綱申致成等俱是里任故置之色掌並從緊歇而或草招再招而止該坊檢督韓良信方患時令申士凡之庶母柳召史及名不知節甫與尹判吉等各出諸招而在逃未捕申致烈致命處摘奸是乎則自池士寶家後並距半帿許路邊小塹畔丈

餘褥松下而無一遺落之他物是手拚服毒則宜有藥器
而初無現納故不得圖上被告池士實看證申士凡並
送囚該府獄餘外諸人拘留檢所字字號屍帳勘合
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使爲手拚屍
體段還入房中依初掩覆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覆檢
官以平山府使請移擧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並以牒報
爲卧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四月　日

覆檢官平山府使姜　　潤賤辭內前件致死男人申致烈
屍身依例覆檢後玄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一件
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此獄段粵㝵
生督債暫言詰於房中變出無知輒結果於松下曲肱

之身偃然如睡繞項之帶慢而不掛將謂之被打則全沒把
捉之贓將謂之被縊則毫無髣髴之痕無犯不打池因之
發明極口有驗服毒苦主之供辭自道變動多起詞證闕
備疑晦轉深決折甚難第以檢場屍形觀之則仰合諸處
沿身上下無一可執之損而但口鼻之血出唇吻之捲黑舌
出而爛腫指甲之青色銀釵之色變等諸般形症節節脗
合於服毒條法文况不喩親莫切於父子而其父曰服毒情
莫重於兄弟而其兄曰服毒此屍之服毒斷然無疑故實因
段以服毒致死懸錄爲乎旀實因服毒則毒是甚物而服之
何爲乎乃父乃兄俱曰死者數烈爲治疣瘤曾求魨卵之說
屢發於渠口云其毒也似不外於此是乎旀隱彼申致烈
段父以進士兄亦進士居鄉班閥乃稱甲族而嗜酒本性蕩

佚其人失教於父兄恣行者悖習想像伊日之事狀泥醉金
壚行到池店覓酒而不施督債於匪意乃以怙縱之習遽
發麁戾之心脫與衣件自裂冠綱擲打士賓流血狼藉於
是乎夜色方深酒氣漸醒前過咼補後事難處士賓之
傷處非輕憂慮之心緒不平父兄之譴責難免防塞之言
端沒策處身無所明將焉歸判死一念藏包胷中自解腰
帶而繫之暗取毒藥而服之自將一縷之命遽作尺刻之
魂究並情則慽矣語其死則浪矣是乎旀池士賓段督債
之場語頭必悖被打之席口角寧順致烈之死雖云自毒
屍親之口旣有指告故以被告懸錄爲乎旀申松申壽浩
死者之兄與父也以屍親錄上而申松段告以被打招以服
毒者紿雖糢糊終敀實狀是乎旀申允凡段間尹判官

之来傳往見屍身者也申士凡段撓止其詰同出門外而
昏夜草逕不思護送往他所之至於斯境殘詛姑含人情處
矣其在敦風嚴法之地不可無警而旣系於言詰又見其
屍形故並以看證懸錄爲乎旀李學汝金突石申益西等
段事雖無知居在比隣故並置切隣趙七成段爲申允凡
之所使往傳死由於屍親故以傳訃人錄上頭民辛允西執
網申致成等段以任名待令故如例取招分置色掌名目
池嚴回張召史段即被告池士實之妻與子也旣出檢招
當爲詞連而父爲被告則妻子之之並置罪人事涉如何
僉伴良事無詳知故各其問招付之之篇末不適色目爲乎
旀蔡召史段招無所出病在苦痛尹判吉雖出供招今前進
避並不得盤問藥器屍親旣無捨納故不得圖上爲乎旀

屍體段依初檢覆還入舊房覆網席一立灰印三處定
軍人守直而應問各人姑爲拘囚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
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將謂之被打乎行檢焉考
無喝赴之痕責狀焉亦沒可據之證抑謂之被縊乎木帶
之套頭既不緊結松根之繫項又非懸空似此然疑之案要
盡審克之義而第以苦掘系諸檢帳黃泉之吐出青色之顯
著毒卵之說求釵色之變渝和盤托出若符相合始可以
洞劈疑端據得實際是如乎蓋此申致烈本以豪右之族
甘作浮浪之類本鄉之行打已是無悖冠綱之自裂又何憚
戾人既重傷來頭之憂懼莫惻家將搬移當場之光景不好
父兄之纔責必嚴隣里之譏笑難免於是乎懟恚謝中

醉氣湧上乃以剛褊之性遽生寧遠之計半帳之地繞行二丈之木在彼視以死所服以毒物或恐命縷之不斷旋取腰帶而自結其結也未及緊切其毒也先自發作其軀將殞其手自軟由是而套不緊痕不著而已作九原之鬼則死由於毒而不由於打縊豈不章章也哉實因更無可議屍體即為給瘞為旀池士寶段始督呼盧之宿債言辭悖慢竟敎借牛而移產舉措駭怪自裁之變雖非所料被告之目在所難追為先嚴刑一次取招報來為旀申士凡段不思擇從經自歸家致此凶事不可無警嚴杖三十度懲勵并與毆外諸人一體放送為旀初檢官良中亦以此校移施行向事 癸未四月二十八日

康翎鄭義叔 實因時毆死 被告車元西

初檢官康翎魚任長淵府使沈宜淳跋辭內大凡斷獄之

法設疑於無疑必使劈疑推理於違理期欲合理此獄段供
招也縱有擠敲之端形症也實無執擬之跡胡為七尺强壯
之軀遽作八日斷送之鬼是乎喻疑惑膺生鉤詰屢回
是如乎鄭義叔段起怒在錢之違期不顧尊長之踰等
曳衿而辱之詈報於當禍而乃活乃老成之人也負人錢
物未得準報寧為乞憐而寬限豈可自狠而荷杖執襟推
擠雖緣遮詰用手猛打固無是理在傍之元西責以無禮執
而推擠者即不過挽解之計也挽解者亦豈有下手猛毒
之理乎足踢拳打雖是若招之並稱手擠挽解俱有公證
之可據分席退語可知其怨無餘蘊退限期秋亦揣其誣如
平日自夜惡寒金女之耳聞丁寧喫飯飲酒來明之目覩
分明一臂之錢雖非重物受傷之人豈可帶而行走亦豈種踏麻田乎有

十可疑無一合理先從屍首詳細看審是乎則仰令上下
未見硬紫疑似之跡只有痿黃羸瘦之色然則何以究竟執
定實因是乎乙喻其可曰內損乎內損者豈可以飲啖如常
行走如常延及八日耶不可歸之於內損也其可曰被打後
將養不效乎雖有推擠初無撞着而不可以風之傷則亦不可曰將養
不效也蓋當日喫飯之暮夜宿冷房遍身惡寒是如向金女而說道則此
其摸捉之一端也病氣纏身神色先動經入詰難賜飢必至為其行勞強加歟
飧歸家之後有時加減或委於房內或出于門外麻田種踏
即其強作也然得病之人隨其症勢之進退有或動作而被
打委卧之人安得有加減之時而能為行踏乎且當日如有
受傷至於不便則必有向其弟說話之端何必於歸家後過
五六日始乃告及指示傭人乎但違常理謂病則可也謂打

則不可也況屍首之肉色痿黃形體羸瘦等形症脗合於
法文所論病患死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病患死懸錄爲乎
孫車元西段發怒於妻長一邊言責一邊手擠此果挽解之
計耶斂愾之心耶挽解者以理責喻其或可也而執裾撞擠
是何擧措耶然被擠之部必無痕傷則爲其挽解無他用
意推可知矣分叱除良遍身惡寒之状諸招同然則此以爲
祟竟至殞絶無容可疑然 則渠無所犯心獨自負有何
恇惻至於逃躱乎參量衷許渠以遐村愚氓詰擠之事未
嘗不有而義叔身死之後屍親告官將差到門則吹雪之大
疑惑蕩心驚木之鳥戛患當頭惶忙急遽左蒼右黃走以爲
筞徑自脫身此乃近景也既無由我之可論則不可以逃走執
爲罪贓是乎等以 被告懸錄而閻在同房纓屈救之於

理當然救挽之道何必以執裩擠胥然後始可解之耶以無
受傷幸免當律是乎乃並在懲後不可無重勘多發校卒
期於捉得之意另加嚴飭爲乎旀李乃浩段便利分錢何
不畢給違限延拖至有相詰乎事雖由渠死旣病祟則亦無
可執之端故置之干連而所謂分下錢零在不可不依數督
捧出給屍親是乎旀殺死之獄推捉罪人在所審愼而不能
惕念旣捉旋失該校輩之擧行極淺痛惋不可無嚴懲而
空衙擧行不飭之留鄕亦不可無警是乎旀屍親等段得
聞推擠之事已多疑慮之端而畢竟身死之後不思獄體之
重只切報讎之心擔屍移置者事閱後弊恐不可以屍親全
恕是乎矣鄕曲愚氓不足深誅是乎旀田允京金秉明金俊
明段俱以箭格始終參看故置之看證金奎爕閔成先段擔

屍徃來故並置詞連與切隣而任等或單招再招而止為乎
㫆乎行坤段旣出於供招固當盤問而出他未還不得取招
為乎㫆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印出如法分上而屍
體段掘坎假埋厌印封標違投面任使之守直為乎㫆應問
各人等或拘或保以待覆檢官而覆檢官以豐川府使文移
請來為乎㫆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肯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四月初六日
覆檢官豐川府使白南貢跋辭內大凡按獄之法不出於實
因詞證二者而實因雖甚端的猶未可知也詞證縱云明白
亦未可信也起疑於無疑之地救死於必死之境然後死者
之寃可雪生者之枉可伸此獄段叢以虹橋之箭中於鷗洲
之車娘也同事可想情誼之相適終焉爭利無乃物慾之支

蔽乃當給而斬還悔自悔而人悔以年少而凌長老人老而
吾老詞證焉無毆打之供而一辭同然檢驗焉無毆亂之跡
而十目所覩車元西之擠胸已是同室之救則豈有行打之
理鄭義叔之謝過又驗再思而悔則必無受毆之端宿冷喫
而惡寒身熱金漆之招丁寧病非今日會酒暮而勸酒相送
者證之供的確歡如平昔負重下而容易歸家是豈受傷者
之可能痛髮日而尚不語人孰曰被打者之宜忍死縱由於
无妄之病變既出於相詰之後鄭家之執言足謂墻角車哥
之慶事亦近焉梨今於傷病之辨左倅審克之道乙仍于同
屍體半日按摩詳細看審是乎則仰合上下無一可疑之跡
而肉色痿黃眼閉口開手足伸直等諸般形症吻合於時氣
死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時氣死懸錄屍帳爲乎於車元西

段哉怨於凌長據理發責當然底事起身而挽解執鬢推
擠是何悖習詞證之抑偪曰推擠苦主之供雖曰毆踢既無
痕損之可據且有病祟之可憑足以爲哉明之端亦或有脫
空之案是去乙無知村氓念豈及此當場光景惻且居先許
在脫禍可謂風聲而鶴唳竟作漏網自歸無罪而有罪不
可以在逃擬議於定罪之輕重故以被告懸録爲手孫李乃
活段同事結箭魚利豐厚分下許條且即出給而專事推諉
待秋爲期使人挑憤以致爭詰於生事而由渠終成變而緣
誰然而既無手犯之直跡且無法文之可論故置諸干連爲
手孫田允京金永明金俊明段以箭棬於終參看故並置看
證金奎燮閔戌先段以撿屍者故稱以詞連功讓全召史段
鄭義叔之歸路病說病色親聞親見勸飮勸酒或慰或

挽而亦出衆招故更置詞連屍親鄭支叔段以時令方在
苦痛奄奄垂死故只捧单招有欠獄情支叔之弟亦以時
氣方痛初不待令是乎乙遣殺死之獄罪人推捉何等緊
重而不能悖勤旣捉旋失詮校擧行萬萬駭然不可無懲是
乎旀屍親等則但以報讐之心不念獄體之重遽然移屍者
亦難叅恕而蚩蚩村氓不足深責是乎旀詞連切隣面里任
等別無更執加問之端或捧再招单供而止爲乎旀屍帳三
件良中地字踏勘合印出如法分上屍體段還置舊坎
厌印封標使面里任逢授守直應問各人或保或放以待
處分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苦主之稱冤事難測於
情僞犯者之在逃跡反涉於疑惑其所根因之歸一惟在

檢證之不貳而以言乎檢驗則要害之部初無明白之傷損仰合之面都是痿黃之柔軟以言乎詞證則批擠之擧不過當場之薄詰寒熱之痛旣有停店之的見徵情到此尼言可折是如乎批頰卒非可死擠胷容或可議而被擠而反謝其過負重而步歸其家則擠旣不猛祟亦不重推可知矣寧或曰義叔之命絶於元西之手乎萬々無是理矣冷房經宿已失將攝之宜遍體惡寒顯著不平之色八日之遷殞尤爲明症二弟之方痛無乃傳染檢證有據根因無疑屍體出給埋瘞爲旀車元西段以凌長雖極驕惡執髻推胷是何乖悖檢無可執之端倖免凶犯之當律死在相詰之後無怪元申之發告事係異於角墻跡巧近於烏梨雖非由我難免被告自本邑多發

校卒另加譏詗期於捉囚報來是實重囚之旣捉旋失
罪在難赦不善監守之該校段嚴刑一次仍爲牢囚不善
申飭之首鄕首校首刑吏段亦各嚴刑一次放送爲旅李乃
活段漁利之推諉已是無據此事之驯成誰任厥咎各別嚴
杖四十度同漁利零在倴準數徵捧出給屍親後并與餘
外諸人一體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爲旅覆檢案
中批對丹張之不爲踏印殊涉踈忽該刑吏別附過向事（癸未四月十七日）

兔山李時萬（實因自溺死 被告張柳東）

兔山縣監徐光移跋辭內大凡致死有因焉有由已焉自
他因由皆有委折而設着孟浪未有如李時萬之溺死也
事在半夜之逃走證佐何論變出江頭之淸曉衆看都
無事頭曲折有難究詰當場光景無處責供未報私

債有何可死之義疊下公錢有何自溺之義念彼家勢亦乏
淸帳無路年齒旣老羞愧自生是如喩不顧人命至重之
意卒發寧死無知之心風濤空汀判死一沒死雖孟浪情實
憐切是乎旀旣非行檢則雖無題辭之例具格之案亦須
覆因之執定是如乎覆因段以自溺致死擧論爲乎旀張
柳東段爲人起訟出役 營邑不緊莫甚而苟究時萬之死
實由於柳東之擧狀則渠難免由我之嫌是乎矣柳東亦
供中雖曰廣裳事到此境豈能逆料云者容或無怪是
乎旀時萬之致死雖由於柳東之呈狀柳東之呈狀亦由於
時萬負債以此言之出爾反爾滄浪自取由我一款今不可
遽議於張柳東是乎矣事係非命有難全恕乙仍于柳東
段以被告擧論爲乎旀風憲金聖九段因公出面聞報經還

屍已擔去前後事實別無更問之端是乎旀文報之不卽
擧行渠旣昧例納侤則無知村民容或無怪後弊所関不
可無警是乎旀身爲面任故以管領擧論爲乎旀沙工安億
乭早出津頭見屍援出奔告其家卽令擔還則由前由後
更無可問之端以情以迹亦無可定之目是乎矣見屍援出
者渠也奔告其家者亦渠也以干連擧論爲乎旀李相
弼段渠祖致死旣出非命則元申本色宜先發告而聞報
卽往擔還治喪明知其渠祖之妄擧殆也柳東之執得徒
出墻角之慟及其柳東之捉納欲雪烏梨之恨援以法例
雖無可據細究其情容或無怪今旣成案則以屍親擧論
爲乎旀變出曉頭看證無人則諸般名目不得擧論爲乎
旀首刑吏印貞寅段依　題辭嚴杖懲治爲乎旀張柳東

段仍囚縣獄上項諸人亦為保授為乎旀緣由幷以牒報
為去乎 使敎是 參商 處分事
題音內査案捧上是在果盖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而
此李時萬渠亦人耳豈有惡其生而好其死之情乎債
錢之見督也官促之難耐也必也自語於心曰與其生而見
困無寧死而無知百憂交緣於目下一縷遽斷於心中時
則人跡寥々曉月沉於前津鬼語啾々凄風起於北印猶
狹之性無以自囘獨判之事有誰挽解遂捐七尺之軀
自服萬頃之波顧其情則雖極慘然語其死則亦云浪矣
實因之自溺更無容議是遣被告張柳東段本以他道之
踪音督異邑之債非理健訟跡自歸於廣帽無心犯科事
則巧於折角雖曰偶爾之事難免由我之嫌其在重人命

之地令施礪俗習之典嚴刑一次捧直招報來爲旀屍體

段優助葬需使之永埋餘外諸人倂放送向事

癸未四月二十八日

長淵林處女（正犯金夢圭 實因以姦威逼致死）

初檢官長淵府使沈宜淳跋辭內先驗溺死之處者取淺深之水則乃為八尺而一帶長江四至難量是去乙遣次檢屍體則沿身仰合少無他可疑之端而指甲毛髮之沙泥眼合手握等形症吻合於法文所論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溺致死懸錄屍帳而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踏勘合印出如法分上為在果蓋殺有五殺而今此林女之死歸之於何殺耶反有浮於謀故尤為甚於挺刃是乎那彼夢圭者何其悖也是可忍乎妄生似火之慾敢逼如玉之質做出曾奸之說欲截當婚之路為其處女倘復如何我身雖為無疵彼談若是汚衊他人聞之或涉點昧婚家知之

將置然疑與其受辱而苟生曷若潔身而自裁俄對
媧而語於更向孃而乾溺潛出門外直向川邊夜色
蒼黃村逕迷黑顚倒而行奔迅而走仍投八尺之水
遽斷一縷之命其情也極慘其死也甚悲明珠決沉
御同圓於竹江之竹白玉無瑕身不染於藍橋之藍
江神想必感應水雲爲之慘惔及其極出之時已經
數日之久而顔貌如生苟非精魂豈可若是雖有究
柳之端判其死生之别乃是烈丈夫之耶不及而以
其殘弱女子之質能爲拚命須刻之間者不是尋常
之事合有褒揚之典是乎㫆至於夢圭雖無此女之
死以其醜穢之說加於精潔之人罪當死矣而况乃
人命之至重乎渠以幸逭之計縱納眩幻之招其耶

殺何必手犯罪犯〻也法犯〻也金夢圭段以正犯懸錄是乎乙
在果似此極凶絶悖之類若為假息覆載之間則法無所
施寃將何伸並施償命之律以慰寃死之䰟恐未知何如是乎
旀若此重獄一無看證有欠獄體是乎乃死在深夜無人叅
知未得備具為乎旀李德守孫致連段叅聽於金漢行悖
之場拯出於林女溺死之屍故與金漢雇主朴行圭幷置詞
連為乎旀屍體段掘坎假埋灰印圍籬封標逢授面里任
使之守直而正犯以下應問各人或拘或保以待處分為乎旀實因則
自溺分明犯者則夢圭自服覆檢以待處分而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
報為臥乎事是良尓合行牒呈伏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三月　日
覆檢官豐川府使白南奭跋辭內大凡好生惡死人皆常情

決意戕命女或偏性是如乎此獄段忽因不意之悖說遽作
非命之冤䰟傳之者孰不曰犯慘之禍聞之者亦可謂孟浪之
事第伏念獄體莫嚴人命至重苟或毫釐差錯易致幽明
俱憾乙仍于同屍體出置于通明處如法罨洗詳細看審
是乎則仰合兩面一無可執之痕而身上之或靑面部之微紅俱是
變動之症是乎旀口眼合手微握爪髮之次肚腹之脹節乙
符合於法文乙仍于實因段以自溺致死懸錄爲乎旀屍帳
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印出如法令上屍體段還入旧坎遣
摠里任使之守直是在果況此林處女處惟深閨務紡績
持身端正賦性幽閒家人常所愛重隣里孰不稱譽而不
意金夢圭之當日悖說令人代慚況此處女以若白玉無瑕之
身逢此靑春難洗之辱家人之面目猶難對隣里之論議

何以發明與其受疑而苟生孰若無知而寧死以平日之潔心無當夜之偏性且憤且羞或坐或起決死一念漸入苛境瞰家人之暫睡忽排門而突出夜三更而黑暗路四通而蒼茫高一步低一步行色悽凉長一聲短一聲氣息殘喘遙然數里於焉絕路上青天而無涯前長江而有水忘生投入幽宮應為之慘惔視死如歸明天亦足以感動花落珠沉情固慽矣身危心安節亦烈矣問諸水濵而三日無語質於神明而百世有辭真有前羞豈能此死令此之死非羞伊烈是乎哉噫金夢圭段初以雇居之漢習知處女之容常懷欽慕之心欲行經營之事而內外自別上下懸殊三年有意百計無策及聞捧絲之說將斷邪望之路新發如火之慾乃生和水之計憑托數盃狂藥敢發一場悖口敢以烏有之事做作

白無之說先點無瑕之玉次絶將結之緣宅心處事狡惡兇
獰果以此計能成彼事乎亦一狂悖愚頑之漢也如此光景使
尋常他人聞之莫不痛憤是去乙況於儒家未嫁之女子乎
又況於性行高潔之處女乎差非一死自白難明出門決意
投水裁命可惜青年之芳質一縷難續誰慰黃壤之冤魂
三生有恨縱或似於偏性亦可曰乎烈行彼漢雖無手犯此死實
由彼漢殺林女者捨渠更誰若令夢圭真有耶閑雍容計
策何患無之而必欲如是乎其耶無據推此可知是去乙不
思添罪之端敢懷倖生之計殆也誣招終焉直告究厥
耶為太極冤慝是乎旀大抵殺越之變或因爭鬪或因
脅迫而執因有被自之分定犯有故誤之別償命有
辜限之律今此夢圭之心口毒於爭鬪之手足林女之致死

在於聞屍之當日固當直擬於犯目是乎矣因明為自犯
難稱正故金夢圭段以被告懸錄是乎乃論以設心此與誤
犯之正犯逈有別焉不可以被告容貸是乎旀獄情所重
初無證看之目只以詞連切隣或捧內招或止單招雖無
疑眩亦涉踈忽是乎旀被告金夢圭依前牢囚屍親
娚林昌河姑為保授詞連以下諸罪人當此東作之時民
情不可不念并姑保放以待　處分是乎乙遣府使自
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叅究彌中輕擲鴻毛
之命大江當前遽辦魚腹之葬衣裳之拘極證供相會
於苦招指甲之泥痕形症有據於法文其所自溺不必更疑
而林女之死既云自溺則其將無抵重辟之人乎噫彼金

夢圭即一窮凶至惡之漢也渠以廡下之蹤敢懷墻東之
竊妄擬百年之月姥常切一夜之星期旣知貞操之難
犯固當改心而自責是去乙及其桃華方夭氷泮不遠則
餘望已絶兇計旋生乃以虛謊之醜說敢逞褻慢之悖辭
哀此林處女以若閨中守紅之芳質橫被意外玷白之
誣說深蓄難洗幽冤莫暴甚其受辱而苟生無寧損
身而潔心以死自誓何其烈也桃門突出何其勇也藍橋
有路竹江無情遂使無瑕之玉竟作自沉之璧見之者
傷心而酸鼻聞之者搤腕而裂眦然則夢圭手無寸
鐵而心頭之釰已吊其魂矣身無尺匕而舌端之鋒已財
其影矣林女之溺伊誰溺之若非夢圭必無是事則
溺雖自溺其非夢圭之推納乎蓋正犯之犯即犯於

罪也犯於法也有人於此威逼人構捏人不容不因而自盡則

是無異於挺刃之殺故雖無犯手之跡難貸誅匹之律

而死於誣蔑姦淫而致死者乎 皇律有曰若因姦

威逼人致死者斬夢主之犯於此律無容更議 竊以

飾詐之拒重誣已死之鬼以罪以法焉逭當律今此自

溺由於因姦威逼因姦威逼在於夢主則實因之爲因

姦威逼自溺死夢主之爲正犯斷然無疑初覆檢案

中并以此釐正後屍體段優加助給使之厚瘞金夢

主段兩檢官約日會推以別刑杖箇箇考覈嚴刑一次

期於得情以慰其冤是遣餘外諸人別無可問并即

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三月二十日

黃州李召史 被告林召史 實因病患卒死

初檢官兵馬虞候具然背踐辭內前件致死女人李召史屍身依例初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此獄段以無謂有架虛鑿空闖變之初愁雲漠漠捧供以來疑山疊疊所以廣布耳目密勿偵探盤詰左右備悉體訪然後乃可決折是如乎李召史發無根之說林叢最多蕪如簇之證同野者無非至情則所言公而衆所稱道者惟一屍親則不當疑而尤疑第其李女之被打云者詞證旣之屍親不見屍體全完毫無痕損則其不被打明矣而屍親之執言者不過是死女所言渠獨聞之云而言根歸之於沒捉矣查其家在於牛鳴相望之地總母種花數帳不遠之田以若遐瓜之蠢習得聞女息之被打則必當往質於媤母又聞痛勢之危

餓也尤當詳察其形色而都廳下勿問反其致斃之後忽稱被打
此何變卦其所謂聞之之說自歸烏有而且况請盲問卜要解交
之吉凶哭子憾女自恨八字之崎險則被打之痛豈有問占之理作命
之死矣暇身發之歎於此於被打初無被打之條件不必覼縷而獻
一言死女親母再招曰以被打樣教囑全女者金石也打破家
戕威縛林女者金石也今又暗囑渠矣使之期以被打納供者金
石也而女息之病死已極矜惻况驅緦母於不測乎是如則於
此一款被打二字初無擬議而然則其死也實由病祟而醫書有
曰邪犯三焦成霍亂吐利不發則阻乾霍亂者氣痞於中惡寒
頭痛欲吐不得吐欲泄不得泄所傷之物擁閉正氣關格陰陽煩躁
喘脹者必死又曰食在膈上如咽喉堵塞之狀言語不通手甲
青又曰蛔者脾胃不寧則因吐氣攻咽而出令此死女之惡寒

頭痛旣是霍亂而欲吐未吐但吐涎沫胸膈煩躁言語不通者亦
是關格也蛔虫之吐出者脾胃不寧之故也且其檢見也腹
部脹手甲靑黯合右症而且無冤錄病患死條曰春夏之初
屍經兩三日則肋脇之骨縫腹內汚穢發作攻注皮膚有
微靑色此屍果經兩日肋縫亦有微靑色而屍首之口眼合
兩手握肉色多黃等諸般形症洵合法文故實因段以病患卒
死懸錄屍帳爲乎㫆死女之緦母林召史段縱或云平時之勦
礙旣無有令日之失措若論情跡則覺前非而今是若論譬
究則不期遑而自違討索之拒絕自負白玉之無瑕若招之
承服可謂夏潦之歸壑㝡拾十指之不犯初無一言之相外有
何輕重之論罪不必是非之說諸是乎矣旣被其告以被告
錄上爲乎㫆里任金召史屍親李仁權等段做謀設計連壯

同鵬捉來最年淺至迷劣之金女恐動以官捉甘誘以私放粧
出百般詭譎勒摔一言打招乘此機而可謂如此莫彼物而自
從已物破碎家藏先使之恐嚇結縛林女繼爲之脅迫者此
都是流涎染指之計而二百賊之蘖爾難掩圖賴之眞贓三
十銅之包賂已露賣屍之亮鵬索賂不合許已歸虛經日發
告勢若是故搆入於同澒之科其烏免反坐之律金石少
段以干連錄上而李仁權段亦不可以屍親全恐是乎旀全
召史段以若年弱愚迷不勝威脅教囑妄言開口使依
誥欄至逮此獄合置當律是乎矣脅囑甘誘者既是金石
少而其所發說亦是石少之借口則口雖金女之口言是石
少之言也此豈非剌人而曰兵也者乎然則金女無異於石少
之兵不少罪及於兵而且與檢庭已招之變招煞有間焉故以

詞連錄上惟在　裁處之如何是乎旀金種世段其兄之
敎囑全女時雖曰在傍初不助勢破家討錢之時又不同
徃參浚故以詞連錄上盲女安召史段徃占病祟者也金
召史池召史等段病占之事聞於盲女者也故并置詞
連而池召史以切隣無頉爲乎旀被告之同生兄林召史及
娚同生林仁叔等段伊日田役既無他徃只此同田之人也被告
之四寸娚林仁學妻金召史段以死女病祟之由徃傳縂
母而請來者也被告之親母金召史段死女病臥之房旀終
獨在者則俱係證縂是乎矣不可不一番從權盤問而止不頉
名目爲乎旀金尙麟既是被告之四寸緦兄故亦不頉名目
爲乎旀同田入中死女之夫金正孫及林仁叔之妻金召史
被告之女息金召史等段已於檢前逃避不得權問爲

乎旀被告罪人林召史着枷囚獄干連罪人金石步着
枷牢囚於捕廳問各人并待令于覆檢所爲乎旀令
此獄事段在一門每多其然未然之歧疑多日廣採自貴
日子之遲滯誠不勝悚惶是乎旀覆檢官以信川郡守請
移擧行而虞候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辭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覆檢官信川郡守金石根跋辭內前件致死女人李召史
屍身依例覆檢後還置舊房灰印封標使面里任逢授
守直爲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如法分上
爲在果大抵獄未嘗無疑而豈有如許滋甚之案乎此獄
段姑芳婦芳同擣舂癡病之筵之亦謂夜禱半晌八送縱云
家人之常事一責不勤有何大過之可論以言乎檢帳則微有

皮磨作痂之痕以言乎詞證則皆曰頭疼卒死之說是乎乃
以此傷損與病祟當場致命具不可以近理是乎矣病打之
間死則死矣曷不為屍親執言之端乎打必有損無一箇據
之跡獄情到此根因莫曉疑端甚晦何以折衆幽明無冤是
乎乙喻左右思量情態多端揣以事理善嫂朝餔之女出野
觸風則抑或為關格所祟而得病致死之諸招俱備無冤錄
病患死條有日內色痿黃兩手微握等形症吻合於今茲
屍首乙仍于實因段以病患卒死屍帳開錄為乎旀令
此李召史出田得病歸家危篤以若青春之女遽作黃壤
之鬼吁亦慘矣而死女之總母林召史段乎時覲責不是異事
是去乙以死女之科當不虞之患論其情則既無此獄之
所犯究其跡則或有前日之勒縱屍親緣此貪贓聽彼索賂

登諸發告故以被告懸錄爲乎旀屍親李仁權段暗生賣屍
之計致此行檢之舉不可以屍親全恕是乎旀里任金石乷
段幸人之不幸厚奕莠說嗾囑屍親以無謂有做出獄
事都是苗脉專由於渠矣一則石乷也二則石乷也照法 嚴
勘在所難免故錄以干連金召史段年淺沒覺初襲教
囑者也金鍾乷段其兄石乷破碎家藏討索錢文時初不參涉者
也盲安召史段往其家病占者也林仁學之妻金召史段
病祟之由傳及者也故右項四人并置之詞連餘外諸人段屍親
既以輸款則別無盤問之端且有證懲之舉故或捧單招或捧
再三招而止爲乎旀被告林召史干連金石乷等段并着枷
牢囚本州獄屍親李仁權段拘囚捕廳應問各人段見今
春耕方張時日可惜故并姑保放以待 處分爲乎旀郡

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姻婭之間計在搆揑情僞之
際事涉疑眩是如乎蓋此李召史行年未及二紀出嫁已屆
七載旣有結髮之情別無反唇之事設或有語言之過此
不爲悖義之賊則以何心性以何悍毒遽辦蔑倫之極
變乎若使李女之命絶於林旅之手則以舊主之至
情何死不覔以證人之公憤何言不做而苦招之泛
稱被打者跡涉模糊證供之皆曰病死者言甚的確
於斯二者可驗十分且以屍帳觀之明白之痕損都
無喝起痿黃之形症多有吻合霍亂閃格雖非法文
之所論病患卒死終乃實因之無疑是去乙噫彼李仁
權者邪慾横流奸意層生忍將未冷之屍着作可去之

貨嗾囑隣女締結悖類一轉而打破係伏再轉而討
索賄賂顯肆威喝之色暗行甘誘之説及其許不從心
物無入手則始乃裝告誣以被打期欲搆人以奇禍賠
人以惡名者凶譎頑慝胡至此極誠不可以屍親有所
恭恕是遣金石必段李女之死於渠何関而敢欲賣
屍甘作倀鬼助勢於破産操縱於索錢甚至於毆打之脅
誘之無往不有迹其所為又有浮於仁權上項兩漢并嚴
刑一次取招仍因報來為称林召史段勃鏷既無所據當
塲行打亦歸脫空其在扶植倫常之義不可寘諸被告
之日並與餘外諸人特為放送屍體出給埋瘞之意初檢官
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三月二十日

文化朴䆗伊 實因被等踏內傷 正犯李林

初檢官文化縣令趙爰夏跋辭內上項致死男人朴䆗伊屍體依
例初檢後還置舊房灰印封標使其面里任逢授守直爲乎旀
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本縣
上一件粘付上使爲在果大凡讞獄之法唱起傷損有十分
明的之處叅互詞證無一毫疑晦之端然後可使生無寃追
死不含寃是乎矣如或起疑於無疑當折而未析則毫釐千
里可不懼哉可不愼哉此獄段醉漢行酗語套悖褻蕩子批
憤氣焰豪悍推擲戶外之時且顚且而揮倒脚下之場伊手
伊足是如乎吐酒與食縱謂飮崇和藥瀉血抑有何故兇身
之當日情節證供分明死者之伊夜景色苦招丁寧則默想
情理細究事機由憤而鬪由鬪而毒或毆或踏之際擧措危怖

不知不覺之中撞着深重分叱除良兒以堅硬之足遍及虛脚
之腰時苦連聲蠢動未由流汗遍體蛙步艱難矣幸値玉
山之歸樵乃使罷伊而還家盖以四十八之健質僅延一日半之殘
縷吁亦慘矣及夫開檢翻轉洗滌親手按摩注目看審是
乎則仰合諸處別無可執之痕而仰面右脇之參庫叱皮
損處合面脊膂之拾庫叱皮損處雖欲謂之傷痕某校
積於一處箇箇作疵而四畔無血癊按指不堅硬則實難
强執而以仰合皮損處揣之推出戶外之時顚之沛之則
不無撞着磕擦處是乎乃揮髻顚仆兩次蹈腰之說證
把皆然則所謂腰者背膂統稱之部也爭鬧紛遑之際
稍上稍下未能辨別者容或無怪故自背至膂尤用藥物十分看詳是乎矣終
無發現之色此屍之死將謂由於何祟乎昔祀曰大便不通所謂大便不通者卽是氣血壅滯致

而氣血之壅滯無乃內傷而然耶焦思勞心執定沒策是如
乎以脫鞋之足踏下和綿衣之背上則內臟雖損外痕不現
者理或其然是乎乙喩謹按無寃錄被踏條有曰凡喫酒食
醉飽致夯踏內傷亦可致死其狀甚難明其屍外別無他故
惟口鼻糞門有飲食并糞帶血流出補註有曰其屍遍身
微紅口眼俱開兼有血出兩手握肚腹脹今此屍首口眼微
開血汁流出兩手微握肚腹微脹等形症與法文所論被
踏內傷諸條節節符合乙仍于實因段以被踏內傷致死懸
錄爲乎旀哀此朴突伊年近五十貪盃成習自參於不請之
席人皆哂口求飲於無價之時孰不厭以當日行事觀之
旣醉其酒且辱其人則雖無縛鷄之力思欲搏兎之健
是去乙尚有自我而悖出豈無逢彼之逆入手醉以無歸

禍之所招是乎旀噫彼李林段初焉脅憤於同伴之見侮
末乃轉怒於其父之反辱忽起一塲風波翻成百年業寃
誰知暫時之麁膽難遣三尺之重辟乎原其情則雖日不欲
然而然究其跡則難明莫之為而為也這裡不擇䒭之說假
令眼前火起那邊內者懼之道宜屬耳外風過是去乙虛氣
層激於老少之憤頭須足交加於半老之身上是如可反聞
屬纊之變敢生漏網之計言言免諉事事搪得分比除良製
藥也逃走也若無躬犯之跡豈有生惻之理乎典章莫嚴
獄體至重正犯之目不得免焉故正犯段以李林懸錄而容疤
記修上䒭閑各鎮以為詞捉為乎旀屍親金召史段不
知獄體夫死即時移屍於讐家者不可無警是乎矣聽
言觀貌其為人也叔麥不辨則不足深責是乎旀酒幕

主人李召史及吳丁鉉李丙圭等當場光景終始眷看者
故實之者證之目而兩次蹈腰之說一直同然是乎旀擔軍
姜南弘等三漢段人命獄事何等重大而只念洞中貽弊擔
歸移屍者寃厥所為極涉無嚴各別痛治以為懲後為乎
旀負來突伊之蔡玉山事當依例盤問是乎矣獄事之初仍
即逃走尚未捕捉故不得取招為乎旀諸人招辭別無相
左故戒棒單招再招而止為乎旀正犯逃走證招符合則
不為面質正犯之母洪召史捉囚縣獄督現其子為乎旀
詞證以下諸罪人并姑拘囚以待覆檢而覆檢官以載
寧郡守請移舉行為乎旀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
報為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三月初合

覆檢官載寧郡守李龍和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朴
突伊屍身依例覆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
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該縣上一件粘付上使爲在果大凡
按獄之規曰有三據一曰苦招二曰帳驗三曰詞證三者符
合然後乃可以決折是如乎此獄段稽胎始乎於手瘢成
眞死機且發於怒甲移乙兩次緊踏何異於以梃與刃
翌日須絶可想其非命伊鬪以言乎苦招則當場光景
旣不目擊追後傳說只爲耳聞可謂捨顚而取跡殆同
逐波而覓源則一無可據是乎遣以言乎帳驗則沿身
上下小小傷損雖爲許多俱是推擠時撞着之痕則不
可以致命之傷苛論而無他喝起之處是乎矣今此屍首在
於一兩日間速死則踏則踏矣死則死矣是乎所旣無傷

處之緊重而著外奚論毒氣之蓄積而向裏根因莫曉疑眩
甚晦故飜轉洗滌詳細看審是乎則腰眼連右肋間雖
有青黑處按指柔軟亦不可指定則只憑心證指決之而
諸招據曰令此死者擠出門外之時旋入更闘擧脚右足
之時兩次踏肋仍即不起腸肚甚痛云是乎遣究身之足
踏右肋丙圭之招非但的確屍首之口吐糞水丁鉉之供、
亦甚分明是乎所夫腰眼右肋分野雖殊部位相接而
右肋即虛脆之處也足勢甚毒臟腑受損理所固然是
乎乃此是難明之事而死者之死在於醉飽被踏之後則
無乃內損速死之祟是乎祢且况屍首之口眼微開曼竅
血汁流出肚腹膨脹穀道糞出等形症節節脗合於法
文被踏內傷條是如乎於是乎疑端始獄情可判之仍

手實因段以被踏內傷致死屍帳開錄爲乎矣此死者對
鄕所而醉發辱說名分已蔑向人爭而斥呼父名風化亦壞
擠出而旋入忘我之形凌辱而更鬪逢彼之怒遂使半世
衰老之軀遽作九泉寃抑之魂律雖有歸誣實由
渠是乎旀噫彼李林段不勝憤氣之鬥起乃犯部位
之緊重情或淺於死妄法自在於戕殺故以正犯錄上而旀
以弒殂之魚敢作脫籠之鳥肆然逃躲者尤極兇獰是乎所
啓把記移以修上教關各鎭營期於詗捕之地爲乎旀屍
親金朴兩女段別無可問之端故只捧再招看證李召史長
丁鉉李丙圭等段當場事狀一一詳陳而無他餘蘊故亦
捧再招而止擔軍姜南孙等三漢段因念獄體之攸重只
顧洞里之貽弊無難移屍者習固痼惡是乎旀負去是在

蔡玉山段在逃未捉正犯之母洪召史段有證子之嫌故一不究
問拘囚該縣獄督現其子為乎矣屍親以下應問各人
等段係此東伍之方殷時日可悶故并姑保放以待 處
分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孤居孺首共作長鯨之吸
忽地悖舌惹起困歎之鬪右脇之踏證招甚的內傷之症法文自
在蓋內傷二字即臟腑被傷之謂也跌墜焉猶或內傷顛撲焉
亦可內傷況於部位之虛怯者脇也足勢之猛毒者踏也而執髻
而曳之揮脚而顛之足以踏之脇以受之臟系可震矣膈部可損
矣遍體流汗而氣竭可知矣扶腹叫痛而傷重可知矣身不能更
起精不能更勵不踰二日遽殞一縷以至於口鼻之出血面色之微
紅形症相仝檢跋有據固不必以痕損之不着有所持疑於其

間審因之爲被踏內傷無容更議屍體出給埋瘞爲旀李
林段班常之蔑分已極替憤父祖之斥呼又加激怒臂後之
踏雖似諧謔之舉脇間之踏是何獰悍之習遂使五旬之質
竟作九原之魂此獄正犯非渠伊誰而逕先逃躱尤極兇譎今
方發甘各鎭營使之跟捕是在果亦自本邑多發校卒期
於捉得報來是矣洪召史段仍爲嚴囚督現其子是遣
餘外諸人別無可問并即放送之意知檢官良中枚移
施行向事

癸未三月十八日

金川李召史 實因自縊死 被告高俊京

初檢官金川郡守洪晃周跋辭內今此李女屍身依例檢驗後黃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堪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同屍軆以相當法物詳細洗罨親自按摩是乎則沿身上下無他痕損但於頷下之一路索痕環至左右耳根其色紫黑堅硬分寸濶大牙齒緊閉舌抵齒眼合兩手微握棵塵衮亂等形症節〻吻合於自縊條法文故實因段以自縊致死縣上爲乎旀大凡斷獄之法先看傷處之緊歇次審證招之疑信然後乃可成案是如乎此獄段稽首起於淫奸彝倫掃如端緒出於執贓醜說莫掩以言乎諸尹無非至親之間雍容善處何患乎無術而渾忘恩難之義只念貽羞之嫌一邊會集于李寡一邊往縛淇高哥詰責備至喝逼交加送殘魂

於霎時死固浪矣情則惨矣噫彼高俊京段一洞世居廿餘總角家且貧窶傭雇尹家主客也雇奴也伊日則投宿於李家外廊及至夜半執捉公三聲言無禮露出醜跡看作奇貨以錢以女夤緣討索遂使李女含憤自裁由我之律烏得免乎被告段以高俊京錄上為子孫尹公三段和奸之狀撤露於伊夜俊京之舌莫挽助婚之財密許於當場異女之招自在究其情跡即近於禽犢論其事狀何異於夷狄奸淫之變以今以古未有如尹漢矣如此斁倫敗常之類豈可時日容留於覆載之間乎大明律有曰凡弟妻犯奸者絞當法即然故尹公三段干連錄上高伯允段俊京之父也而深幸其子之舉指亦肆自口之凶險逢人則說縱婆而激父子同惡不可無警尹義烈段於李女為媤堂叔於渠家為一門長有事無事皆從渠之指揮而行之故致

完善處之面托良以此也繫頸時大唱李女何不速死冬月之口招分明則威逼之目在渠難免尹京玉尹石才尹百福俱以一門之子侄誘之脅之同心做去私婢也音田鮮下屍身故並與義烈而置之詞連尹致完段死女之媤從叔故置之屍親私婢冬月死女之婢而以奴證主有欠事體是乎矣終始參看惟一渠身故置之看證金萬石金貴同居在一洞故置之切隣風憲韓俊教洞長車子文置之色掌高伯先吳召史段被告俊京之父與母也故捧招後拔錄於罪人名目爲乎旀柳元辰奴五乙金尹致寬李先西等出於各人之招而在逃未捕是乎旀行兇木條結項椺木並尺量圖形上 使爲乎旀高伯先之 名字當初屍親誤以先伯發告故發行狀以此塡報者是乎旀此獄顚末都在於諸尹至親及奴婢之間則無非證嫌所在而若拘

於婢辟則盤問無人故依例捧招被告高俊京干連尹公三並
枷囚郡獄詞連尹義烈及俊京父高伯允亦爲嚴囚以待　處
分餘外諸罪人拘留檢所屍體段入置高俊京家內房灰印封標
定軍人守直覆檢官以新溪縣令請移牒行爲乎旀郡守自此還
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二月二十一日
覆檢官新溪縣令徐綺輔跋辭內大凡按獄之法惟在情理二
字情有不合雖衆口交證不可勒成理有不然且四隣同聲不可
輕斷法之將行先察其狀事之取信尙求其故起疑於不疑之
中尋跡於無跡之上可以罪者自服死者無憾是乎所同李召史
屍身出置通明處以相當法物翻轉洗滌如例按摩是乎則沿
身上下無他唱起之痕但於頷下有一條結締之痕環至左右

耳根下圍圓長以官尺柒寸叁分濶肆分肉色紫黑堅硬眼合
口開齒緊關舌抵齒兩手微握等諸般形症洵合法文分吡除
良此屍之自縊致死非惟苦主之招自來明白抑亦檢帳之痕
無所疑眩乙仍于竇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爲乎於高俊京段
摠角察奸淫之狀設心有騙財之計莫曰童子之無知既歎聚
麀之疑罔念主翁之有義殆近攘羊之證雖經之究何歸直欲圖
脫而杜撰鶉奔之說甚醜莫非恣意之傳會初夜窺門而跟八
何暇解衣袵席冬月理繰而倚侍難得竊玉偷香苟非摘發討
財之心胡爲四隣之傳播自謂陰密獨見之狀宣以一邊而取
信縱云虛實之莫辨既有匹婦之自經至於性命之攸重合施
由我之當律是知乎高俊京段以被告懸錄爲乎旅李台史段
早寡在古嫁之年伊來廿載無尨吠之辞今褱爲中身之後胡

然一夜有禽犢之行覓錢而卧內酬應全昧授受不親之戒張
燈而堂上聚族此豈羞愧強顏之態三從已絕在嫌疑尤所當
矣一死自明非激厲無以辨之昏夜活套賴以一婢之救解白
晝吊掛無乃孼尹之迫狀一條初絕之索仍以弃綫而更結五
月不食之縷何待數刻而枉斷情甚切悲事亦可驚是乎孫尹
公三段本以抜局之雜類何識禮防之莫踰第亡二十年必然
斡家之作主年到四旬餘胡取盜嫂之陋名侵夜入房寧知納
履整冠之嫌揭聲呼婢似非拂墻待月之蹤錢財間許給欲掩
一時之惡說推捉前自現猶望他日之消釋尹公三段以下連
錄上為乎孫尹羲烈段同堂尊屬一門主事所以有致完之面
托何不善處而制變忝見於冬月之口 招顯有驅迫而戕生促
召史磬懸於棵而速絕者誰所使然率諸族環坐於門而不救

之是可忍也自謂門内洗恥之計難免入命逼啓之科是乎乙
遣尹石才尹京玉尹百福等段在死女媤族切緦之親以義烈
父子叔侄之輩俱在李女結項之時一不力挽竟致殺變者亦
涉可痛是乎旀私裨也音田段李女之屍運入俊京之内房故
與尹義烈石才京玉百福等並以詞連錄上爲乎旀高伯允段
本以潑皮踊曰獨脚侍子之發入陰私看作奇貨妖媼之同惡相
濟猶屬薄物賂儥搤腕吧嚇千金之横取樑上繫頸吃唱一縷
之垂絶故與其妻吳召史並以罪入錄上爲乎旀私婢冬月段
即死女養育之婢也當初褶胎末乃自縊渠既始終參看者則
雖有證主之嫌此獄緊證莫如此女故以看證錄上而私奴玉乙
金段伊日之夜與高俊京執捉尹公三是如屢出供招是乎乃
檢前逃躲尚未捉待故不得責供爲乎旀尹斗先段李女縊死

之時與冬月在傍目覩是如雖出供招年未成丁分叱除良乃
爲干連尹公三之子故嫌不當問置之勿問爲乎旀金萬石金
貴同等居在此隣故以切隣捧供風憲韓俊敎洞長韋子文等
段俱有任名故以面里任錄上尹致晃段與死女爲四寸嫂叔之間而自
縊致死之由渠旣發告者故以屍親錄上爲乎旀應問各人中
從其緊歇或捧再招或捧三招而止是乎旀地字號屍帳三件
良中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爲乎旀行
兇器伏段圖畫上　使而被告高俊京干連尹公三等段具格
牢囚於本郡獄罪人高伯允詞連尹義烈等段亦爲拘留而餘
外諸人等段令將東作之時拘囚可悶故並姑保放以待處分
爲乎旀縣令自此還官緣由並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中犇之歷聚事涉黯昧外

節之雖經跡著威逼是如乎蓋此李召史本以青孀苦節自謂白玉無瑕伊來廿年之久彌堅栢舟之誓胡於一夜之間不念樊圃之戒乃叔之入房覓錢雖涉納履之嫌彼傭之窺門惹鬧有何拂墻之疑千古之署冤莫洗既無以强顔四隣之嘲笑交騰亦何忍自靦借使善言而慰解有難殘命之苟全況孫尹哥輩之困迫侵至叱喝交加招集同堂責之以貽辱駈往彼家逼之以逼死高哥縛之而口不能辨侍婢逐之而力不能救遂將合糾之木條銜送如縷之殘喘實因自縊無容更議然則李女之死一則黙昧之醜也一則威逼之舉也而黙昧之醜由於後宗威逼之舉出於叢戚則執跡定罪其將得免於當律乎噫彼告官後宗段處人媤叔之際證人禽犢之行謂此時之可乘謂此機之難失當夜起鬧專

出討索之習同儔構說無非脅制之計馴致捉縲之變爲違
由我之律各別嚴刑一次取招仍因報來是進尹義烈段渠
以行尊之人不思善處之道乃反指揮子侄咸聞李女會於
家而促以速死懸於桴而恬然忍視計雖急於雪恥罪莫逃
於逼殺究其所犯反有浮於後京是矣特以苦主之指告有
歸兩案之色目有據雖免被告之目此不可以尋常干連寘
之亦嚴刑一次取招仍因報來爲孫尹公三段孫以班族不識禮
防遂於援受不親之地有此汚衊罔測之名事關斁倫雖不
可勒驅而勒加律有犯姦罪必當自諉而自處亦嚴刑一次
仍因爲孫高伯允段幸其悖子之摘發與其妖媼而綢繆自
謂千金之橫取不恤一傳之自找究其所爲與後京二而一
也亦嚴刑一次尹京玉尹石才尹百福等段罪在助惡法當

重治亦嚴刑一次並各分庭擧行後與餘外諸人一軆放送
屍軆出給埋瘞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三月初四日

平山金召史 實因被毆 正犯柳應九

初檢官平山府使姜 跋辭內前件致死女人金召史屍身依例初檢後地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大凡按獄之法檢驗爲最詞證爲次而證或久詐則檢必叅之檢若涉疑則證以質之此獄段二男之鬪忽起是非莫辨匹婦之命卽殞打觸交加當場叅衆證看的確躬犯情節亮身輸款獄情到此無容疑貳然而人命至重審愼尤別同屍首出置且通明處乾檢洗檢務盡法式仰面合面親手按摩是乎則肥膚之間間胞脘肉色之面面靑黑徒緣日久變動他無疑似形症但胷膛有微浮處而其色紫黯按指堅硬圓圓壹寸肆分是乎所胷膛要害之位也紫黯深重之傷也深重之傷當於要害之

處當下致命不亦宜乎謹按無寃錄有曰凡打著分寸深重
毒氣向裏可以當下身死又曰要害處或一拳一脚便致命云
且以晃身之再三拈觀之執帶挽留之時以右臂揮斥衣㳍旋
起之後以右拳觸胷是如是乎則今此金女之死明由於拳觸
所祟而看證之招一辭同齊檢驗之傷十分昭著色除良試
用銀釵釵色不變故實因段以被觸致死懸錄爲手脚毆此
金召史段年踰六旬形如枯木身抱宿患命若危露才聞
壻郎之被打欲挽應九之行悖執帶而被撞引袂而受觸
以其將衰之軀遽作片刻之魂以情以跡可憐可憐是乎
旀噫彼柳應九段慝起二月之前釁釀成一場之風波禍
機將迫寃業莫逃娩日烹狗縱有不藏之責奐時發
鷄豈爲藉口之訕忿氣方冲老少不分思慮未周男女

何擇先鬪之男受傷而還歸後挽之女捹命於頭刻一拳所
及千古是雖到此地頭雖使渠自爲之辭說其將何辭而迯
其當律手苐念渠亦人也豈昧人命之重首實之際不卽掩
諱容色之間辭多悔悟固知猝乍之忿莫知爲而爲者實非
宿昔之寃故欲犯而犯也雖然觸則觸矣故誤矣論死則死矣重
辟焉遑蔽之以一言眞犯之科非渠敢逭故正犯段以柳應
九懸録爲手孫張致彦段卽死女之子而發告也故以屍親
録上朴奉周池永業柳應千等段居在比隣始終叅看者
故並置着證爲手孫姜行白段始鬪閙端由渠而出故以干
連録上執綱林春甫頭民張在守等段一則里任一則洞任
而別無所知故並置色掌名目爲手孫柳應九妻柳應實
夫妻姜成甫姜守巖及張致彦妻妹與子婦等段雖出各

招有所證嫌並置勿問鄭武金段出於池永彔之招而今前
出他故不得捉問爲手犯獄事之三切隣不可無者而數三
孫村切隣也爲看證故有此闕備是手犯器仗段既是拳觸
也故不得圖上屍體段依初檢覆還入舊房覆網席一立以
印封標定軍人守直爲手犯應問各人拘留檢所以待覆檢
而覆檢官以延安府使請移舉行而府使自此還官爲手犯
罪人執捉之際自費日子其在擧行不勝悚惶緣由並以牒
報爲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癸未四月初六日
覆檢官延安府使閔吉鎬跋辭內凡議獄之法要在詞證
檢驗而如輪翼俱備湊一無二然後三尺可論是如乎此獄段
起鬧始自二月天事行兇適在一辰地上犯供之吹實一口有

齊證招之打公四面皆㦸形法莫如殺越檢體尤別審慎乙
仍于準刑書而按摩屍身遵暑例而試庸法物是乎則間間
青黑必是發變之彼致危危脫落亦應向腐之所損便皆柔
軟無足唱起若其胎膛胡至貼皮而深青自是要害一部宛
著按指而稍硬園圓既甚濶大分寸尤屬緊重元申人陳情
觸絶之明症已具隣丁漢責狀行凫之真贓莫掩謹按無寃
錄有曰凡打著分寸深重毒氣向裏可以當下致死又曰要
害處或一拳一脚便致命今此屍首節節胳合於法文所論
故實因段以被觸致死懸錄為乎殺哀此死女年紀則六旬
以上咳嗽則久來所患枯骨其形有若死灰而伊日起鬧之
場了聞家婿之猛被柳打愛情其情強步出外要挽應九病
手執帶可謂鐘臂當車一番肘斥裏力澌盡身次拳觸動

摔不得以餓時步出之質作頃刻扶入之混死雖浪矣情固
可慽是手孫柳應九段即禽獸之不若耳娩日宰狗縱云俗
忌已過數朔且成游塵則更起鬧端打着姜漢是何悖習及
其金女之扶病挽解也設或自顛而自仆足可溫言而慰待
是去乙硬臂所使罔念死生之分麁性攸激徒思舊日之憤
一胞不足再拳交加遂使垂盡之老病金女一臥不起者狗
彘有心亦當憤蔽以渠悍毒之性色聽之間顯有追悔之端
自首納款分叱隊良諸證公眼一辭立懺故正犯段以柳應
九懸錄爲手孫張致彥段死女之子也以屍親懸錄朴奉周
池永祿柳應千等段居在比隣應九之起鬧行凶金女之受
觸致死始終參看者故幷置着證姜行白段隣娩烹狗縱稱
日久釀成是非由渠而出故以干連錄上執綱林春甫頭民

張在守等段如例發問張召史段死女之女行白之妻也雖出諸招不無證嫌是乎乙遣姜成甫姜守嵓等段置亦出各招而別無緊關故并置勿問三切隣段成案具格不無名目而三家孤村隣亦看證故不以名塡器仗段行凶旣是拳觸不得圖上屍體段依初掩覆還入房中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踏勘合書塡依例分上獄旣破綻別無更究故屍親正犯以下諸罪人或再招而止罪人等段出付本府校卒而正犯干連以下各人段五舍隔府一路來往情涉可矜況今農務方殷半晌爲悶故逢授本洞頭民以待 題下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手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悖漢之歐鬪釀釁易端

於拘忌病媼之蟻援觸賊機於頃刻肐肘之撞雖非故犯而犯肐膛之觸亦豈偶然而然當場殞絕衆證合符檢庭痕損兩案成鐵實因更無可疑屍體即為給瘞為㳸柳應九段兩朔前陳跡不必追究奇餘瘫疾在邪當念是去乙擧竹打頭已是乖擧揮臂觸拳又何悖習雖以渠掉脫之心猶不敢全然牢諱隨問隨供無異輸款正犯之目烏敢浔免兩檢官仍定同推官為去乎以別刑杖箇箇考察嚴刑一次期於浔情為㳸餘外諸人别無可問并即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癸未四月初十日